

小說月報叢刊第十四種

商人婦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Merchant's Wife"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此書
 有者
 作權
 翻印
 必究

（小說月報）
 商人婦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 售 處	總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編 輯 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漢口
 杭州蘭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婦 人 商

集 作 創

1 9 2 4

目次

商人婦·····	落華生(一)
快樂之神·····	夢雷(二九)
死後二十口·····	夢雷(三二)
一個不重要的伴侶·····	徐玉潔(三六)
被幸福忘卻的人·····	子耕(四三)
失戀後·····	徐雉(五四)

商人婦

落華生

『先生，請用早茶。』這是二等艙底侍者催我起牀底聲音。我因為昨天上船底時候太過忙碌，身體和精神都十分疲倦，從九點一直睡到早晨七點還沒有起牀。我一聽侍者底招呼，就立刻起來，把早晨應辦底事情弄清楚，然後到餐廳去。

那時餐廳裏滿坐了旅客。個個在那裏喝茶，說閒話；有些預言歐戰誰勝誰負底，有些議論袁世凱該不該做皇帝底；有些猜度新加坡印度兵變亂是不是受了印度革命黨運動底；那種唧唧咕咕的聲音，弄得一個餐廳幾乎變成菜市。我不慣聽這個，一喝完茶就回到自己底艙裏，拿了一本西詩散記跑到右舷找一個地方坐下，預備和書裏底雙聯談心。

我把書打開，正要看時，一位印度婦人攜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到跟前和

我面對面地坐下。這婦人，我前天在極樂寺放生池邊曾見過一次；我也瞧着她上船；在船上也是常常遇見她在左右舷乘涼。我一瞧見她，就動了我底好奇心；因為她底裝束雖是印度的，然而行動卻不像印度婦人。

我把書擱下，偷眼瞧她；等她回眼過來瞧我底時候，我又裝做念書。我好幾次是這樣辦，恐怕她疑我有別的意思，此後就低着頭，再也不敢把眼光射在她身上。她在那裏信口唱些印度歌給小孩聽，那孩子也指東指西問她說話。我聽她底回答，無意中又把眼睛射在她臉上。她見我抬起頭來，就顧不得和孩子周旋，急急地用閩南上話問我說：『這位老叔，你也是要到星加坡去麼？』她底口腔很像海澄底鄉人；所問底也帶着鄉人底口氣。在說話之間，一字一字慢慢地拼出來，好像初學說話底一樣。我被她這一問，心裏底疑團結得更大了，就回答說：『我要回廈門去。』你曾到過我們那裏麼？爲什麼能說我們底話？』呀！我想你瞧我底裝束像印度婦

女，所以思疑我不是唐山（華僑叫祖國做唐山）人。我實在告訴你，我家就在鴻漸。

那孩子瞧見我們用土話對談，心裏奇怪得很，他搖着婦人底膝頭，用印度話問道：『媽媽，你說底是什麼話？他是誰？』也許那孩子從來不曾聽過她說這樣的話，所以覺得希奇。我巴不得快點知道她底底蘊，就接着問她：『這孩子是你養底麼？』她先回答了孩子，然後向我歎一口氣說：『為什麼不是呢？這是我在麻德拉斯養底。』

我們越談越熟，就把從前的畏縮都除掉。自從她知道我底里居職業以後，她再也不稱我做「老叔」，便轉口稱我做「先生」。她又把麻德拉斯大概的情形說給我聽。我因為她底境況很希奇，就請她詳細地告訴我。她談得高興，也就應許了。那時，我才把書收入口袋裏，注神聽她訴說自己底歷史。

我十六歲就嫁給青礁林慶壽爲妻。我底丈夫在角尾開新鋪。他回家底時候雖然少，但我們底感情決不因爲這樣就生疏。我和他過了三四年的日子，從不曾經過，或鬧過什麼意見。有一天，他從角尾回來，臉上現出憂悶的容貌。一進門就握着我底手說：『惜官，閩俗長輩稱下輩或同輩的男女彼此相稱常加「官」字在名字之後。我底生意已經倒閉，以後我就不到角尾去啦。』我聽了這話，不由得問他：『爲什麼呢？是買賣不好嗎？』他說：『不是，不是，是我自己弄壞底。這幾天那裏賭局，有些朋友招我同玩，我起先贏了許多，但是後來都輸得精光，甚至連店裏底生財傢伙也輸給人了……我實在後悔，實在對你不住。』我怔了一會，也想不出什麼合式的話來安慰他；更不能想出什麼話來責備他。

他見我底淚流下來，忙替我擦掉，接着說：『哎！你從來不會在我面前哭過；現

在你向我掉淚，簡直像鎔融的鐵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坎兒上一樣。我底難受，實在比你更大。你且不必擔憂，我找些資本再做生意就是了。』

當下我們二人面面相覷，在那裏靜靜地坐着。我心裏雖有些疑難底話要對他說，但我每將眼光射在他臉上底時候，就覺得他有一種妖魔的能力，不容我說早就理會我底意思。我只說：『以後可不要再要錢，要知道賭錢……』

他在家裏閒着，差不多有三個月。我所積底錢財倒還够用，所以家計用不着他十分掛慮。他鎮日出外借錢做資本，可惜沒有人信得過他，以致一文也借不到。他急得無可奈何，就動了過番（閩人說到南洋爲過番）底念頭。

他要到新加坡去底時候，我爲他摒擋一切應用的東西，又拿了一對玉鐲教他到廈門去來做盤費。他要趁早潮出廈門，所以我們別離底前，夕足足說了一夜的話。第二天早晨，我送他上小船，獨自一人走回來，心裏非常煩悶，就伏在案上。

想着到南洋去底男子多半不想家，不知道他會這樣不會。正這樣想，驀然一片急步聲達到門前，我認得是他，忙起身開了門問：『是漏了什麼東西忘記帶去麼？』他說：『不是。我有一句話忘記告訴你：我到那邊底時候，無論做什麼事，總得給你來信。若五六年後我不能回來，你就到那邊找我去。』我說：『好吧。這也值得你回來叮嚀，到時候我必知道應當怎樣辦底。天不早了，你快上船去罷。』他緊握着我底手，長嘆了一聲，翻身就出去了。我注目直送去到榕蔭盡處，瞧他下了長堤，才把小門關上。

我與林蔭喬別離那一年，正是二十歲。自他離家以後，只來了兩封信：一封說他在新加坡丹讓巴葛開雜貨店，生意很好；一封說他底事情忙，不能回來。我連年望他回來完聚，只是一年一年的盼望都成虛空了。

鄰舍底婦人常勸我到南洋找他去。我一想我們夫婦離別已經十年，過番找

他雖是不便，卻強過獨自一人在家裏挨苦。我把所積底錢財檢妥，把房子交給鄉裏底榮家長管理，就到廈門搭船。

我第一次出洋，自然受不慣風浪底顛播，就容易就到新加坡。那時節，我心裏底喜歡，簡直在這輩子裏頭不會再遇見。我請人帶我到丹讓巴葛義和誠去。那時我心裏底喜歡，更不能用言語來形容。我底店裏底買賣很熱鬧，我丈夫這十年間底發達，不用我估量，也就羅列在眼前了。

但是店裏底夥計都不認識我，故得對他們說明我是誰，和來意。有一位年輕的夥計對我說：『頭家（閩人稱店主爲頭家）今天沒有出來，我領你到住家去罷。』我才知道我丈夫不在店裏住；同時我又猜他一定是再娶了；不然，斷沒有所謂住家底。我在路上就向夥計打聽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人力車轉了幾個灣，到一所半唐半洋的樓房停住。夥計說：『我先進去通知

一聲。他撇我在外頭，許久才出來對我說：『頭家早晨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頭家娘請你進裏頭去等他一會兒，也許他快要回來。』他把我兩個包袱——那就是我底行李——拿在手裏，我隨着他進去。

我瞧見屋裏底陳設十分華麗。那所謂頭家娘底，是一個馬來婦人，她出來，只向我略略點了一個頭。她底模樣，據我看來很不恭敬，但是南洋底規矩，我不懂得，只得陪她一禮。她頭上戴底金剛鑽和珠子，身上綴底寶石、金、銀，襯着那副黑臉孔，越顯出醜陋不堪。

她對我說了幾句套話，又叫人遞一杯咖啡給我，自己在一邊吸煙、嚼檳榔，不大和我攀談。我想是初會，生疏底原故，所以也不敢多問她底話。不一會，得得的馬蹄聲從大門直到廊前，我早猜着我丈夫回來了。我瞧他比十年前胖了許多，肚子也大起來了。他口裏含着一枝雪茄，手裏扶着一根象牙杖，下了車，踏進門來，把

帽子掛在架上。見我坐在一邊，正要發問，那馬來婦人上前向他唧唧咕咕地說了幾句，底話我雖不懂得，但瞧她底神氣像有點不對。

我丈夫回頭問我說：『惜官，你要來的時候，爲什麼不預先通知一聲？是誰叫你來底？』我以爲他見我以後必定要對我說些溫存的話，那裏想到反把我詰問起來！當時我把不平的情緒壓下，陪笑回答他說：『唉，蔭哥，你豈不知道我不會寫字麼？咱們鄉下那位寫信底旺師常常給人家寫別字，甚至把意思弄錯了；因爲這樣，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寫。我又是要來找你底，不論遲早，總得動身，又何必多費這番工夫呢？』你不會說過五六年後若不去，收錢可以來嗎？我丈夫說：『嚇！你自己倒會出主意。』他說完，就橫橫地走進屋裏。

我聽他所說底話，簡直和十年前是兩個人。我也不明白其中底緣故：是嫌我年長色衰呢？我覺得比那馬來婦人還俊得多；是嫌我德行不好呢？我嫁他那麼多

年，事承順他，從不曾做過越出範圍底事。陰哥給我這個闊葫蘆，到現在我還猜不透。

他把我安頓在樓下，七八天的工夫不到我底屋裏來，也不和我說話。那馬來婦人倒是很殷勤，走來對我說：『陰哥這幾人因為你底事情很不喜歡。你且寬懷，過幾天他就不生氣了。晚上有人請咱們去赴席，你且把衣服穿好，我和你一塊兒去。』

她這種甘美的語言，叫我從前猜疑她底心思完全打銷。我穿底是湖色布衣，和一條大紅縐裙；她一見了，不由得笑起來。我覺得自己滿身村氣，心裏也有一點慚愧。她說：『不要緊。請咱們底不是唐山人，定然不注意你穿底是不是時新的樣式。咱們就出門罷。』

馬車走了許久，穿過一叢椰林，才到那主人底門口。進門是一個很大的花園，

我一面張望，一面隨着她到客廳去。那裏果然有很奇怪的筵席擺設着。一班女客都是馬來人和印度人。她們在那裏噤哩咕嚕地說說笑笑，我丈夫底馬來婦人也撇下我去和她們談話。不一會，她和一位婦人出去，我以為她們逛花園去了，所以不大理會。但過了許久的工夫，她們只是不回來。我心急起來就向在座底友人說：『和我來兩位婦人往那裏去？』她們雖能會意，然而所回答底話，我一句也懂得不得。我坐在一個軟墊上，心頭跳動得很利害。一個僕人拿了一壺水來，向我指着上面的筵席作勢。我聽見別人洗手，知道這是食前底規矩，也就把手洗了。她們讓我入席，我也不知道那裏是我應當坐底地方，就順着她們指定給我底位坐下。她們終告以後，才用手向盤裏取自己所要底食品。我頭一次掬東西吃，一定是很不自然，她們又教我用手掬底方法。我在那時，很懷疑我丈夫底馬來婦人不在座，所以極心在筵席上張望。

筵席撤掉以後，一班客人都笑着向我視了一下，吻就散了。當時我也要跟她們出門，但那主婦叫我等一等。我和那主婦在屋裏指手畫腳做啞談，正笑得不可開交，一位五十來歲的印度男子從外頭進來。那主婦忙起身向他說了幾句話，就和他一同坐下。我在一個生地方遇見生面的男子，自然是羞縮到了不得。那男子走到我跟前說：『喂，你已是我底人啦。我用錢買你。你住這裏好。』他說底雖是唐話，但語格和腔調全是不對的。我聽他說把我買過來，不由得慟哭起來。那主婦倒是在身邊殷勤地安慰我。那時已是入亥時分，他們教我進裏邊睡，我只是和衣在廳邊坐了一宿，那裏肯依他們底命令！

先生，你聽到這裏必定要疑我爲什麼不死。唉！我當時也有這樣的思想，但是他們守着我好像囚犯一樣，無論什麼時候都有人在我身傍。久而久之，我底激烈的情緒過了，不但不願死，而且要留着這條命往前瞧瞧我底命運到底是怎樣的。

買我底人是印度麻德拉斯底回教徒阿戶耶。他是一個穩商。因為在新加坡發了財，要多娶一個姬妾回鄉享福。偏是我底命運不好，趁着這機會就變成他底外國骨董。我在新加坡住不上一個月，他就把我帶到麻德拉斯去。

阿戶耶給我起名斗利亞。他叫我脚放了，又在我鼻上穿了一個窟窿，帶上一隻鑽石鼻環。他說照他們底風俗，凡是已嫁的女子都得帶鼻環。因為那是婦人底記號。他又給很好的「克蘭塔」（回婦上衣）、「馬拉姆」（胸衣）和「埃撒」（餅）教我穿上。從此以後，我就變成一個回回婆子了。

阿戶耶有五個妻子，連我就是六個。那五人之中，我和第三妻底感情最好。其餘的我很憎惡他們。因為他們欺負我不會說話；又常常戲弄我。我底小腳在她們常中自然是帶窄的；她們雖是不歇的摩挲，我也不怪。最可恨的是她們任阿戶耶面前播弄是非，教我受委屈。